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莫尊於王沙曰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爲費後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法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宗流幾斃於馬

筆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為珠襦瓊弁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漸今乃立費後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不必其餘淫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說耶

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文非夷狄所當偶也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為子婿

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祖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陁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一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魏徵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戇不堪尚主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長帝之女往往嫁諸夷狄人臣無外交而况可與夷狄為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攻讎上屢以書切責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為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為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為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既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於造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為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以不能言又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無管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憑聖筭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况被命使教君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別以動陛下之聽心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則語意忠盡所無言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集之一言其忠多矣辨之亦何較焉前史謂三世為將道家以忠山公為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再世也楊素李勣不待二世也太公八才為揚封於營丘幾三十君其立於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為而然乎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竟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魏王泰為太子。泰無意固請立晉王治。泰治立謂之曰。汝與元昌言。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曰。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力。上謂無意。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一第二子。所為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無意等扶抱。奮力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治。無意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勇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為皇太子。

太子非爵。非賞。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泰。主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太宗豈忽忘之。又蹈覆轍。使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

勝智出萬夫。而處父子間。捨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無理義。雍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不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其與人。必變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間我命。可盟。司慎。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元公。上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比。蹈其國家。甘言可謂。秦深痛切矣。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責盟誓。而善胥命。取首息。欲人之相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李勣。負義者。而於王武曠。與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為隳。秦公。世士。以言許人。

者猶忘非其本心勸受許而無一言徒蓄指出血而已使  
當其死時之意宜待乎

天子知在石地始其馬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家嗣之奕也而胡文親君膳者也君行野守者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官有兵制致禍

亂載在方世焉也豈意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六

故於此而後復其也也子者必使之近五人聞正三三

正行少而習焉也而何思其不能嗣乎世世而汲汲

於授之凶罪一何味霜冰之心也致承乾道謀六宗之過

大矣六宗非庸主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罪為大

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以誅上始疑徵而當又

有言徵自銘前後諫

叔玉尚主而路所撰

侯君集其宰相才

年嘉謀忠益朝右無

以一言之矢結疑身

舜等嗚呼使志之仁

心於當世之用者

公君臣之契猶不克

之受知人主言信

與辨者故自錄諫疏

猶在可以質其信

矣英明之君而有此

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一助成平定之功豈勞杜所能及今

後罷昏蹈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

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

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

諸行焉徵雖死遂良

是與遂良併疑之

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太亮初至塞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憐之遂與定交及太亮出塞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太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貲以遺之弼拒不受太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弼上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太亮不負恩而多弼之六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為賢曰市井小人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頌以不伐為克己之夫功則不伐者難而其收其遠矣夫張弼賊帥也疏太亮於死豈知太亮他日當富貴具而為其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心太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悔屢既又却其貲遺以地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今弼於大

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乎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推以利為心而不顧公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讓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晉粟為過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哉實置之而二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負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之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保賞而又賞不知屢足之道者

至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觀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宗之良主儲副至重且可數  
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  
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  
廢承乾時熟察諸人性有均之為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  
無忌貪晉王之親姻功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  
太子天下本本數控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  
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  
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  
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託之大唐也

為大臣又懿戚其任至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為人謀  
不可不忠死為君父謀乎為君父謀則死猶不可  
不得其言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  
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  
庭多以為宜然主斷太論示眾趨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  
心為國則輕為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燕及子  
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關白一  
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營私適所以自伐可為大臣謀國  
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目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弃  
猶冀土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候利送可汗不能撫御其眾悉奔候利苾南度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俟利終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幾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為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過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為猜忌也魯公與我會仲尼書之又與我盟春秋

日而記之以為非我族類不當以中國待之與為會盟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劔南造舟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絕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光魏武蜀魏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樂中其腰

既而得刺何州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非有

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槊直趨之賴尉  
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宋粲等俱被誅李世  
勣力救世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  
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危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已者夷狄之人而陳義  
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為不及漢高蓋亦深愧  
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為法乎

上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可先

攻建安世勣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  
策勿誤吾事世勣攻安市安市人乘城鼓譟世勣請克城後  
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  
給足而征弒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誠如泰山之壓卵矣  
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鬱  
鬱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勣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  
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為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勣曰  
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勣蓋取則秦穆此  
其所以為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  
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

之上以爲然賜洎自盡

諸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之亞豈諸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孫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諸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諸劉洎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將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乘勝競進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

曰朕爲將如何旣而攻安市一下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且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上張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爲其然也初遇釋薩延壽欲誘攻而取之道宗陳計正任且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旣克之六驛報太子自以爲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爲秦王破諸大賊血少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錢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善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至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為宴樂立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母太為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為後世非禮之訓且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志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即欲以誹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即以供去官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憚而不諂夫懸濃賞誘人之非理導諛立重法沮人之竭忠也

著晉主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為之于以見太宗在位日久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乾不息之誠以太甲成王猶能之而太宗亦有愧焉于以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知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四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奢靡上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女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楮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知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為矣而可乎然則太宗必以修人事將何所為曰占與秘記皆言女王武王而以疑君羨則不類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為之防雖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邇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姤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願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為而子以為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為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

之才類蓋有道者也而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略其小不亦恕乎曰王有瑕瑜不能相掩况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以愚致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跋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憂仁遷

義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白王天動威出郊奠幣改悔日新皆終其身不復有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謹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遽瑗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猶不逮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豈直倍蓰哉事太宗以諫諍為已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為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為商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為周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

也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隋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壓其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求克正敬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况為之開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以天下為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褚遂良弃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能革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避徇私之嫌其蠹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取天下者以義為之則天理所佑以利為之則神道所虧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  
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為終始而禍敗之及或  
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寂以  
貧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  
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  
裴劉初心則為已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  
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  
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  
圖取成吉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  
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霍處  
挾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間  
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輕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  
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為庶人不齒  
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刺  
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  
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滅于  
武氏杜荷房遺愛為宰相子又尚帝女積習驕侈而闕於  
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  
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咎以類應貞觀君臣  
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反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  
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無  
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寃之言故君子為遂良辨  
以為無譖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  
過坐與遺愛交通而貶已為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  
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救  
止既不能然後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秉大政  
而刑罰頗類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 罷房玄齡配饗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禹既  
誅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  
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  
以為是平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上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  
業寺為尼上內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  
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  
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  
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肖者未必從也  
行之而不善賢子之所諱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  
惡矣方諸巢刺王妃猶為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  
則有其甚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  
三千人六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秋九月上

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卅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殿事周公代兒死宣王側身修行早不為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鑿者療疾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又天人之際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期而垂戒或當事而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卅卽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遣吉黑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卽位之歲地震尋陽武穴之宮亦寤殺雖父之詔又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尚宗既寤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之人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抑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其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集守人言曰何不恐之無忌曰妾受先朝顧命不可

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以消自盈虛之理始知殺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不為人謀有不可歸之天數

也自太宗在御，淳風未泯，而民謫可秘記，正使太宗  
愛其所忘而疑有所不，遂之豈得不聞而逆為國家長  
慮乎？況占計之識已亡，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  
沮止長髮之命，深謀高宗，割制亦慙，勿干先帝之私，恣意  
違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  
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小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為吉，而茹  
以收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為天子而以我家事為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為宰相而  
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  
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為此言，而此意常在。  
事涉宮禁之內，天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復

于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  
下為一家，賢相以天下為己，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間行至其所，見其室  
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  
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  
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為之？太甲曰：「自作  
孽，不可追。」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  
特以己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  
二后之所為，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  
宗亦且體貌之不暇焉。同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  
以攻內嬖，是未嘗推媚嫉之心，忍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為後世為人受考之戒矣

廷禧遂良為潭州都督韓瑗一頭為遂良於寬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為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奈何哉

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且必安肯容其來使為刺

史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庶亦何補於國家六論瑗之迹

危若累卵而更為遂良慮乎天下皆痛以人妾為妻力諫

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免以為遂良所請而死上以問近臣遂良

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遭之遂諱可也國家設而治亂所

係苟不當理而辨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故之所以掩之

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當在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

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宐其道無由因褚令

罪逐故假以為名庶其志必行耳樂江瑋之言雖為先帝

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罹罪也其意則是其則

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昧爽不顯後世猶怠况導亦以倦朝立庭燎之詩美

宣王也因以箴之續詩詞第見廿六笑未言箴也說者云

朝以辨色為節向晨而見其旂也禮之中也夜未之則早

矣夜未與則六子矣六子者六也早也若石也繼之惠故以得

禮之中為貴此所而箴之意之也哲王未有以

朝為戒者詩人之意善而箴言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

經訓為有益六宗之季二也一也為戒病也高宗春秋鼎

盛天下一日莫幾乃無政獻... 曰視事得非取媚于  
房惟間乎為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如陳荒淫息  
慢之戒者矣... 至七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曰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 所司明法禁斷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 變也高宗又何為有此

詔乎曰此武后立意也武后... 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

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 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

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 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

業守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 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

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 天子乎必也今浮屠者之

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 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為宜也

無忌不助已許敬宗... 要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

亦怨武后令敬宗伺... 其隙而陷之會有告李

事敬宗按敬宗... 以誣李方與無忌謀... 及主

引問無忌下詔削封... 黔州安置

篇惡讒者居五六焉... 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

本采葛青蠅員錦之... 則足也孔子言諸懇之情

膚受况之蓋不如是... 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

許敬宗之讒無忌直... 以謀反動... 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

參諸一二日間片言... 而決不必... 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

畏哉太宗每斷死刑... 慎重詳... 丁再一高宗所親見而

不知法也若盧祖尚... 魯洎張亮... 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徑殺之不以啓後嗣經月刑止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  
斯矣無忘事兩朝其諡辭封國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中  
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為世氏錄許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入本世故  
謂改之乃以武氏為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為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  
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去空不疑高宗聽許無忤  
是自紕其姓矣迹以宗所以敢盡肆行無忌憚者非特以  
其君懦昏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  
貴耳由是見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  
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數乎金捉其用力為易既

拜昭儀之後羸豕躑躅其防之為難至於置笏毀時叩頭  
流血曾不若田舍羽易婦之口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  
於斯焉

渭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  
謂人曰言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  
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  
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  
太師也曰瑣瑣姻婭則無應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  
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詩人仰天而訴以為鞠凶大  
戾者世鮮不蹈犯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  
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久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  
胄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  
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  
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  
而如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  
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  
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當行而不行忽有所  
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肆恣弃太  
宗之法如掃塵燄凍然而於孝協之贓確守畫一此畫一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畫一然皇族則與眾  
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廉之無陛下耶夫  
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為又況於啓之曰苟  
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  
教也

武后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  
禁中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  
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許上羞縮不忍曰我無  
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  
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其眾於  
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爲之又非有讒人交間而致之死雖孽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太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且其右通方士入宮爲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塵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校嗜嚙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舟命監察御史衣異式鞠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爲讎宜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爲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爲司元大夫社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若爲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



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孰欲報之者具以上聞  
如李太亮可也邊有遷叙又越二級將以示無恙之公道  
足以爲私非宰相之體也

劉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常從  
上獵因言晉州產鵝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鵝者知何  
以此待之

人主雖爲嗜欲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愛者  
重故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  
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  
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鵝亦不能采其謀猷善  
善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耕籍田

爲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益及於百姓向  
政出房帷輔相姦諂天下駸駸入於危亂方且躬耕二畝  
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令乎

高麗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再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  
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八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况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蔽溺而坐收  
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滴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為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法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寵辱不驚考上上考士者當較其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為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為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臧蠹害幸免按舉者即以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揚之闕政乎

吐蕃自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以薛仁

貴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討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為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廻紇吐迷度已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為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奔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舜之服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獫狁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而止不窮追也齊相公越千里為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臣而又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高宗乎

郭待封耻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為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侯命次也乃不能然其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為重忘其班資以沈攸之曹景宗為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以為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故也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

見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高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它日玄宗加帝謚建九廟作而不法自以為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為非也古者父在為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尊天扶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情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為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迂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為天后醜之也太子弘幼有美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涕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弱昏母后專忍尤當遵養時時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大理秦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為不  
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  
殺伐陵栢之人則為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  
職豈為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  
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弃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  
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  
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  
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重者安  
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猶盜跖以分  
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為廉乎故  
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君子之所惡也譬猶人有諱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為  
不孝也夷攷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  
於名諱必曲為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譴  
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栢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  
者若之為如淨之為潔是亦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為  
綠土而為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  
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上今言今日有諱于  
永代則非其義矣夫以二才言三以萬姓言一人曰仁者民  
也則非其義矣夫以二才言三以萬姓言一人曰仁者民  
微不稱在言且不稱得乎是故廟以而諱則祖考子孫不  
相悉其為諱也諱則不可以為諱也而世  
舒也嫌名諱則不可以為諱也而世

之人空違禮節以行其不實其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  
而知忠之入則必不為此小恭大謹矣

夏五月上辛九成口山雨大寒冰兵有凍死者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六國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  
豈盡無寒燠哉亦言其緩慘多應而已高宗可謂舒遲  
解緩之君在咎得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  
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全  
殺也何為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晴然  
開必先大冬肅殺凝陰所為也乃兆於仲夏之時在  
著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  
矣

上以吐蕃無憂悉召侍臣謀之武欲和親或欲嚴守

西蕃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眾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成定必能以擇從善疾  
一 雖轉圜決擇從善棟實建德之成事專用薛收之類是也  
一 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由溫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  
一 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  
一 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義親與西戎  
一 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為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  
一 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僊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天石於重信至正諫大夫為  
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  
疑賢所為誣以謀反廢為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靈高宗為及殺大臣及太子

以明崇儼之死為之廢太子而不知其情實人心既  
乃如是耶厭勝之事未嘗究治  
儼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為之  
著矣

詔裴行儉討夷厥行儉謂其下曰

詐勝之

撫士責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  
非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絕  
兵法衆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  
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  
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  
拘宛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  
子不美其功而陋其譎及大鹵  
人亦以敗書其惡用詐謀如此是  
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道也然則攻城對敵一攻誠信不反為人所敗乎曰光武  
破尋邑孔明拒曹魏言以弱不伴而未嘗用詐光武直順  
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  
一遇不可欺者豈不自

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顯以寵盛  
憂之問族兄克構克構曰  
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之亦何傷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  
望族名士各從  
子婿能使二女

擇名士為歸名士而  
師傳之訓知  
不驕其女而為之婿者德行者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為人子矣或曰謝祐為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况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密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為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

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勸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是為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為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遽謀廢之耶身為宰相勸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后為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於廢后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益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為不智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為如

何它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二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裴炎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文王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主而厥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呂后孰為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為戒而不知廢太子者呂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為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為之操其杜躬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二一而不知一者

其愚豈不甚乎

諸武用事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同弟敬猷唐之奇駭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斥復為糾遂起兵開三府一曰斥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斥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故太子賢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除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蠱君廢王欲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檄收衆風馳苟得罪人何憂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為給衆出令夫六豎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為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族踵而滅也宜哉

太后問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堅子得以為

詞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爲辭中宗年長既  
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  
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飢虎又從而奪之則見  
吓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  
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  
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以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  
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  
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  
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  
之舉既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收公  
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炎雖

欲辭此名不可得矣

詔李峴逆討敬業魏元忠謂峴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亦主之罪  
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  
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峴  
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  
以官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白晦而去雖非見  
幾亦未嘗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平其卷而懷  
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  
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文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

天下國家必有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退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盛衰之才何必開銜蓋之門消廉耻之節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為而才者為之人君安治天下固類賢者賢者為本也

命鑄銅為鏡實之朝堂銘其末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言言天下災變軍機及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書疏

古有郵石評言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居馬建德其勢然也下之貢誠如搏水過石亦其勢然也故明君博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王之意則非其所為則進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益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曰進而危亡之膏肓有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至劓殘忍酷法作大枷有定日跡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益具等名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足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扶脚或

使跪捧枷累覓其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  
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鏡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  
鐵圈轂其首而加鎖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  
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  
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畫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  
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  
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書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  
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  
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羣儒得志繪畫偶像之感從可知矣  
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足罪於幽  
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予亦不仁之甚矣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曰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  
廢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曰妾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  
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捍拒制  
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  
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言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  
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禕之以常道律之亦味乎雖然不  
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  
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况殺宰相乎是時與政事者凡六七十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鑠所<sub>謂</sub>盡豈數使然耶抑人不能配  
三才而幹之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國

